



心經附註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嘗撫取  
聖賢格言爲心經一編首危  
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子朱  
子尊德性之銘終焉走每敬  
誦之蓋儼乎若上帝之下臨

聖師之在目也。然猶疑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註則後人雜入之。故邪齋居之暇。謹爲之參校。且附註其下。

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爲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爲涵養

本原之計者。至不敢撤琴瑟。而廢箴。傲于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希天之極功。有以也。性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此先生之所深悲。而

心經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何所用力。而後無忝于人之名哉。蓋嘗反覆紬繹。得程子之說。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直內。是本。朱子

心經所由述也

心經附言 片前 三  
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  
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  
要也。蓋是經所訓不出敬之  
一言。故其語約而義精。其功  
簡而效博。誠所謂障川之柱  
指南之車。燭幽之鑑。大有功

于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  
焉者也。晚生末學何所知識  
輒手錄成帙以告同志者而  
於言敬之說特加詳焉。豈敢  
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哉。圖  
寘心于聖經賢傳之中為檢

防孰復之地云爾。

弘治五年壬子七月朔後學  
新安程敏政謹序



心經總目

○卷一

**書**大禹謨人心道心章

**詩**曹頌上帝臨女章

大雅視爾友君子章

**易**乾九二閑邪存誠章

坤六二敬以直內章

損大象懲忿窒慾章

益大象遷善改過章

復初九不遠復章

論語子絕四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詩潛雖伏矣章

○卷二

大學誠意章

正心章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章

君子反情和志章

君子樂得其道章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函人章

赤子之心章

○卷三

子墨子牛山之木章

仁人心章

無名之指章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鈞是人也章

飢者甘食章

魚我所欲章

○卷四

**子思子** 雞鳴而起章

養心章

**周子** 養心說

通書聖可學章

**程子** 視聽言動四箴

**范氏** 心箴

**朱子** 敬齋箴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扶員曰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  
 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懼惟欲易流  
 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惡從之道心伊何根於  
 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  
 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終始惟精故一  
 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提綱挈維昭示  
 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除去必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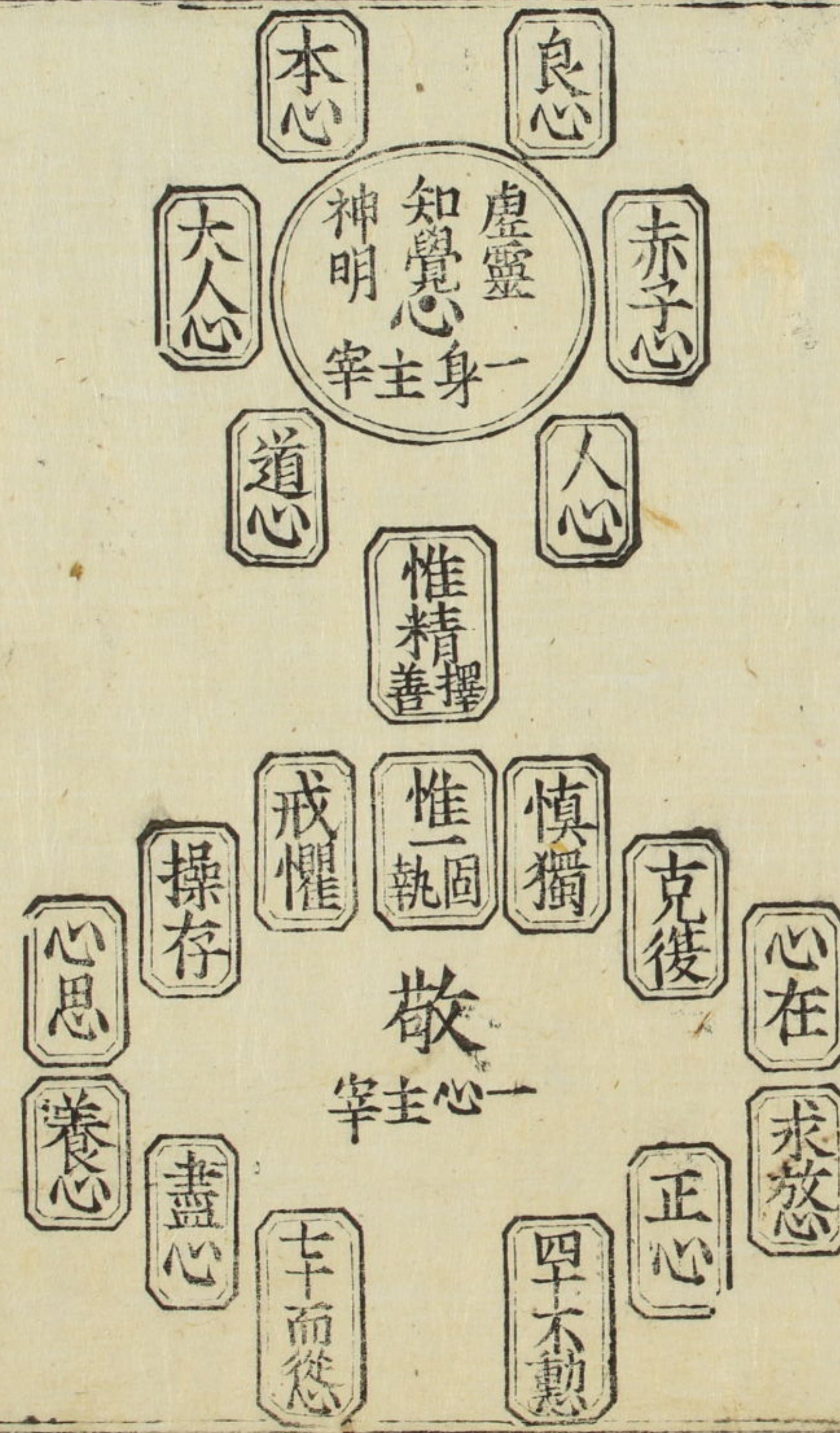
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  
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  
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其  
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  
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  
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  
此其大者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  
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  
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

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斐几  
清晝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右心經西山先生接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  
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溯濂洛洙泗之源  
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  
對越而無愧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瘳痾疾痛  
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  
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銜直也其將勸講  
若齋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還而築

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  
 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  
 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故義齋  
 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  
 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  
 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  
 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思之  
 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云端  
 平政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心學圖



心經附注 心學圖

心經附註卷一

西山真氏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

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  
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  
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  
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附註朱子曰  
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  
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  
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皆惟精篤行是惟一也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  
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  
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問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  
此不是有兩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  
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潛室陳氏曰五峯  
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  
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又曰道  
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  
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陸子靜云舜若

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耳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此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問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

全是道心主宰故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為重任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

論最爲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  
 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  
 之發如錘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  
 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  
 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  
 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  
 禮智而發。則下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  
 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酌萬變無往而非中  
 矣。○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發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卽人欲

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  
 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  
 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  
 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  
 於人欲也。因手畫成圖。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

毛氏曰言無敢懷貳心也○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愚謂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爲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附註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圖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

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爲也汝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汝矣○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無日

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附註 朱子曰 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苛。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豈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西山真氏曰 此武公自警。豈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群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

其聖賢之徒與。疊山謝氏曰 莊子云 為不善於顯幽暗之中者 鬼神得而責之 君子無一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程子曰 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又曰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著。○又曰 如何是閑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附註 程子曰 閑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至之東。又不之西。如



此則只是中。既不乏此。又不乏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又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朱子曰。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無射亦

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臨川吳

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

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與焉一有邪思即過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躡哉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又曰主上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上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又曰心敬則內自直○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

之辨○附註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  
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  
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  
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  
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  
為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  
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  
敬不正也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  
程門乃轉作養心法如何潛室陳氏曰  
孟子下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細密然亦只  
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難

此所謂孟子字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借轉作  
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敬工夫其論  
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  
天德自此問夾持之意朱子曰最下得此兩字好  
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  
下霎然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  
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  
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來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  
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淒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問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堅立怠便放倒以理從  
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  
說同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丹書於太  
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  
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  
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

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畧將去，實是要行如此。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已做，若實把做工夫。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朱子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天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二者。

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敬以  
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必有事焉  
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  
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然持之久必別○又曰有  
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操而已操之之  
道敬以直內也○尹和靖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  
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妄作不愧屋  
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

希聖之樞要然敬以直內其本也若以上四條皆  
程子平日單言之以教學者而其發明敬字之義  
尤詳今○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或曰  
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蘇李明曰平常思慮  
不定或思一事未了又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  
識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  
應事皆要求一○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  
你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又曰學問只要專一如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  
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  
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儒者  
之學則有許多道理若看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  
洞古今○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這工夫如  
學射時心若不在此則中不得若不在何  
以使得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便不曾做得不奈何  
須著從今做去若不如此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  
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得此心有箇  
存主然後為學便有歸著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

頭當却學從那處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  
程先生須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程字**

**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又曰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朱子曰伊

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

至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

存得邪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

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

又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

精微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是常惺惺法**宋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

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又曰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無

時不然被他恁地貽後自住不得本抵學問須是

警省又因言瑞嚴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

否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

說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沈是他見得此心只有

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沈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

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

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

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焉

**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和靖

初見伊川先生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先生曰主

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斂身心便是主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

收斂更著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

**始成終者也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或問二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入室四**

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  
中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  
周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語也然師說又  
以敬字惟畏為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  
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  
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  
論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覺軒蔡氏曰  
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與集程門論敬要語詳  
且密矣黃氏又述先師敬字之義惟畏為近之尤  
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  
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  
行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固於氣又不能不動  
於欲則此心之體用亦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  
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  
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  
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為近之其  
說不可易矣掌即其本原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  
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

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  
也。靜而主一即中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即和  
者天下之達道若玩周子一者無欲之一程子一  
養吾心之一朱子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之一  
則知靜之主一其大極之境與學識能  
盡取而融會精思其實體則庶乎得之矣。○問  
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  
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敬  
說先儒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  
氏朱子之說又有實主輕重之辯學者謹之  
**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朱子曰近世為精義  
五字持此言尤精切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  
簡當深可玩味  
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  
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才敬以直內

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居仁便由義  
由義便居仁或問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  
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先生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  
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欲也龜山楊氏曰九思終  
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此附註明道先生謂張  
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哀樂大公  
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  
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  
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  
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  
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  
之其旨  
深哉

伊川先生曰語云棖也慾焉得剛甚哉慾  
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  
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曰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  
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  
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  
思惟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伊川



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成年無  
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  
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五峯胡  
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  
反勇者能自斷○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  
之象以窒慾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  
今人氣湧如山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  
故室慾如填壑懲忿如摧山○又曰向見呂伯恭  
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

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至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  
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

新安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程子曰見善  
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  
於人者莫大於是○附註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  
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又曰予年十六七時好

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七年  
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  
也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  
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蓋嘗克治  
之力先不可  
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  
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可  
可常存在曾中為悔又  
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  
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  
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  
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上  
蔡謝氏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  
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  
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問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  
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  
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太段勇猛  
始得○勉齋黃氏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  
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  
本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

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為深戒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伊川先生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太善而吉也。○又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先生

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附註程子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川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朱子曰

屏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二字符也。汝尚勉之。○又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行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南軒張氏曰**。天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特自

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白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西山真氏曰**。南軒之用力於過絕。心過也如此。可為學者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母史記 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附註：程子曰：敬，卽是禮。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西山真氏曰：絕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禮復矣。故曰：無已，可克。○有人說：無心，程

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保子曰：所謂無心，意者是不任己。

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無意。若纔有些安排布置，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

○問：絕四。朱子曰：須知

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

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

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太少，

間二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又生。

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了，又利

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勿軒熊

誠意章事，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意是私意，方

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

有此未盡所

以未達一問。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楊子曰**：勝已之私謂之克。○**伊川先生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附註**：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迺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也。約之為言，正中中庸慎獨之功也。心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宣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

心經附註 卷一

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行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

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問此段莫是

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

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

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

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只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

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又曰橫渠此語是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苟揚何

曾有此○按張子此言正是○又曰學者且須觀

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之之術又曰載所以使

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

延蔓之物解纏繞將上去苟能除去世習則自然

脫灑也○程子曰子厚以禮教朱子曰顏子克

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朱子曰顏子克

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

克己後禮四箇字○又曰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後

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

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

所以說箇後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後禮克得那一

分人欲去便後得這一分天理來○問尋常遇事

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西山真氏曰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耳○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然已者不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



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西山真氏曰：堯舜之大槩，至孔子投顏子則本末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子所以希孔子，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復為仁，孔子之所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已，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口法，皆可一以貫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心經附註 卷一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先生曰**如見太賓如承太祭敬也敬則不私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朱子曰**敬以持

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附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  
太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愚時也有  
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  
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  
也東嘉史氏曰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  
使民便有所見實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  
地動容周旋中禮然此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  
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耳此謹獨所以為  
動時主敬者然也至於儼若愚又未出門使民之  
前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言雖未與物接常  
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耳非靜時去敬之謂乎要之  
二若正與中庸戒類○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  
**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已盡  
已而後為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

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卽是論之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爲懈怠而已此言最富理○問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壁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又克己復禮是一般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磨了這病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若不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揚震四知。然

晒音丙明也  
著也克也

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  
是一箇知也問程子彈琴殺心事是就見知處言  
蘇揚氏所說是就已知處言先生合  
而論之是是否曰兩事只一理幾纔動則已必知之  
已既知則人必知故程子論揚震四知曰天知地  
知只是  
一箇知也  
○道鄉鄒氏曰慎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  
獨者非獨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  
著力無由有適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西山真  
氏之言慎獨  
最有深味  
○蘇晒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  
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  
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  
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  
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或  
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  
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朱子曰未發之前  
不可言本真已覺之  
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入欲  
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  
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  
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  
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益補李  
明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蓋為此也向來

心經附注 卷一 二十一

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  
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  
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淨潛純一之味而發之言  
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從雍容深厚之風  
蓋所見一差其害也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  
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旋  
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  
時日須見耳須聞呂子約謂未嘗有聞未嘗有見為未  
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  
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  
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  
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  
一種神識昏昧底人雖未足時被入驚覺頃刻之  
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  
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  
貌曰儻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  
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腐獸

用兩漢矣 ○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  
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問不知無事時如何  
戒謹恐懼若只管如  
此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得朱  
子曰有甚矜持只不要昏他便是戒懼 ○又曰  
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問涵養於未發之初  
易為力若發以後則難制朱子曰聖賢正要到就發  
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  
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使都不管 ○延平李氏與朱子書  
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某時未  
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

思索更於此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  
補也。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太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  
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  
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  
之意每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西山真氏  
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揚氏體所謂中之說皆  
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  
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又云先生  
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其後與學者  
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  
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  
語為近之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邪蓋嘗思之  
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  
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捨者程子  
所謂靜中有物者蓋謂凡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  
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宋儒樂平程時  
登嘗類聚程朱所論已發未發者為中和說集編

六卷學者宜詳考之茲不盡錄○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朱子  
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  
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接物了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  
來教人又較緊密○又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太重  
孟子曰操則存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  
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所不睹所不聞  
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

喜五子之歌曰不見之圖

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何處著落潛室陳氏曰此間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全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真漠中照管都○又不敢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又曰謹獨是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胡氏李隨曰**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元注云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有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後元注云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過人朱子曰此說甚善西山真氏曰自昔諸儒懼與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子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



相在兩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與謹

獨是持養氣象○**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

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

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附註**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曰**三國朱然終

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

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溫公之事為力  
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  
之矣○**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

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

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

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

而常信不待動作言語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

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弱人示  
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  
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  
為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揚伯起  
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

與人言無不可與天知言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君言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敬言夫中人以上者與。

# 心經附註卷一

莫四世父心

千七百四

